

父亲的撒网

傲春檀

撒网是父亲的挚爱。

老屋的三角墙上一直挂着父亲那副撒网。黑色的网衣子上虽然用白线零星地补了几个破洞，但是整理得十分顺溜，随时都可以拿出去打鱼。

父亲打鱼，四娃喜欢跟着背鱼篓。

在皖西南大别山的余脉之间，发源于白乐山的青石河自北而南悠悠游走。好像一位大书法家在丘陵山地间从容运笔，青石河和它的众多支脉在两岸肥沃的土地上书写着传承千年的耕读文化。四娃的祖辈定居青石山，就是“以陶渔为业”。四娃和父亲的喜好与祖辈一脉相承，就是到青石河里打渔。

夏天雷雨多，隔三差五的，就像小时候的外婆，说来就来。雨后洪水中，鱼们恣意四蹄。它们享受着谈情说爱的快乐，享受着季节、山脉和河流的馈赠。

在山沟轰轰隆隆的泄水声里，父亲兴冲冲地奔着渔汛而来。放下肩上的撒网，浸湿，理好，父亲就准备打鱼。

父亲平端撒网，轻手轻脚地走向河滩，掂起脚，脚尖入水，双手上的动作更加小心，生怕惊动了水里那些得意忘形的家伙。看清楚鱼儿在翻花，父亲突然加速，直奔过去。

父亲身体先向左边微微一扭，网脚跟着向左一甩。然后父亲的腰一挺，上半身迅速回转，右手同时用力一拉，一撒，一挥，在半空中划出一道有力的弧线。随着右手的划动，父亲左边的胳膊跟着向前一送，一松，网衣就在网脚子的带动下全部张开，像一张巨大的嘴，向着翻花的鱼们急奔而去。网脚子击打着水面，水面上溅起一圈圆圆的水花，像一个大大的“Q”字。乱浪激荡中，原本热闹的水面突然沉寂，紧接着是一阵慌乱的躁动。随后，一切又归于平静。瀑布的隆隆声又从遥远的山谷隐隐传来。

四娃右手按着因不断甩动而不时蹦起来的鱼篓，飞步抢到父亲身边看收网。夹在网衣或卡在网眼中的小鱼儿弹动着身子，晨光辉映下，银光闪闪。一条，又一条，小鱼陆续露出水面，四娃在心里默默地数着数。父亲猫着腰，不断交换着左右手，贴着水面缓缓拉网。

一会儿，父亲提起网，网兜鼓鼓的，父亲看着四娃得意地笑笑。四娃也会心地笑着，心里像突然涌进一群跳动的小鱼。父亲跨开大步走上刚刚退水后的新鲜沙滩，宽大的步子让四娃充满羡慕。四娃也快步地跟着。沙滩松软得像刚刚出笼的馒头。一脚上去，轻轻一陷，河水漫上脚颈你才能感觉到脚板踩上了硬底子，说不出的舒泰。黎明的辉光中，静谧的河滩上，父子俩身后留下一大一小两串长长的圆圆的脚印。

父亲走上干沙滩，摆开网，提起网顶一抖，夹在网衣中的小鱼纷纷下落。父亲牵起网兜，抖出石子、浪柴和鱼儿。鱼儿乱跳，四娃蹲下身子，一条一条地按着，抓紧，塞进鱼篓。尖头宽背的黄姑鱼、胖乎乎的鲫鱼、笨拙的麻鱼、小巧的扁鲢、懒洋洋的翘嘴、偶尔也有招是揽非的小鲤拐……

新网试水，头一下就是个满收，四娃和父亲都很兴奋。沿河再换几个地方，逐着鱼浪或在几个经常落鱼的窝里打几网，网网不空。远处的瀑布声变得若有若无。四娃肩上的鱼篓带子却渐渐地沉重起来。

四娃记忆最深的，是一次放学后跟着父亲去打夜鱼。

那天黑得很早，河雾缥缈。在一处凸起的山嘴，父亲叫四娃停下来等他。望着父亲一步步消失在雾霭中高大的背影，一股灰色的恐惧夹杂在渐渐拉起来的黑色夜幕中四合而来。四娃只觉得周围有许多陌生的游动的眼睛在打量着自己。不久月亮爬出来，月光却白森森的，一点也没有平日里的温情。四娃有点怨父亲，又好像自己很累，后来就昏昏欲睡。

似梦似醒之间，父亲“咚咚”的脚步声和一股新鲜的鱼腥味同时传来。睁开眼，父亲就在面前。父亲把鱼篓递给四娃看。两条青灰色的鲇鱼正在鱼篓底部竖立着叉开的胡须，宽阔的大嘴一张一翕。四娃那点怨气和睡意一扫而空，一把夺过父亲手中的鱼篓挂在自己的肩膀上。那个晚上母亲煮的鱼汤又鲜又稠，遗憾的是，后来四娃再也没有尝到过那么新奇的美味。

小鱼照例是要晒成鱼干的。雨后天晴，摊开竹匾篾箕，雪白的卤鱼摆上去，一天就能晒过大半干。鱼干原来都是用来改善生活，招待客人，或赠送亲朋好友。后来打鱼的人多了，鱼也多了，小商贩们就像闻着腥味的馋猫，逐风而来。在四娃的记忆中，家乡的商品经济也就开始于贩鱼卖鱼。

年复一年，响水崖瀑布的轰鸣提示着父亲鱼汛的到来。可是父亲不知不觉地老了，甩不动撒网。而父亲的撒网悬挂在老屋的三角墙上，整理得顺顺溜溜，依旧是随时可以拿出去打鱼的模样。



撒网 图片来自网络

刀山上的火凤凰

胡艳丽

“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被称为真正的男人？一只白鸽要飞过多少片大海，才能在沙丘安眠？炮弹要多少次掠过天空，才能被永远禁止？答案啊！我的朋友，在风中飘荡。”鲍勃·迪伦的民谣在风中飘，答案也在风中飘，但散落历史中的答案，却需慢慢钩沉史料，将被时光撕裂的碎片再慢慢缝合。

偶听云南的朋友提到，在傈僳族有“上刀山下火海”的民俗仪式，那不是魔术幻影类的表演，而是傈僳族的汉子以血肉之躯脚踩红碳，在火花飞溅的火碳之上舞蹈，在锋利的刀刃之上攀行。不知是什么样的历史，什么样的经历，才能形成这样惊心动魄的民俗表演？一路在书籍及网络中寻找傈僳族的过往，风吹浮沙，时光翻转，答案慢慢显现。

在历史幽深的时光中，傈僳族的汉子正以满腔激愤，要为恩重如山的汉人英雄复仇。在明朝，生活在边陲之地的傈僳人饱受异族侵略之苦，朝廷派兵部尚书王骥到此部署军民联防，平息叛逆收复土地。为使边境民富兵强，王骥带领傈僳青年习武练勇，但皇帝在此时却听信谗言，将奉旨回京的王骥毒死。消息传到边境，傈僳人群情激愤，发誓即使上刀山、下海火也要为恩人复仇，于是日夜苦练武艺，遂有了这能上刀山敢下海火，气冲霄汉的本领。

时光会消散记忆，为纪念这位在云南边境带领傈僳人守疆卫土反抗外族侵略的汉族英雄，傈僳人将王骥遇害的日子——农历二月初八定为刀杆节，以此将史诗一般的民族记忆代代传承。傈僳族刀杆节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每到“刀杆节”，几名傈僳勇士便赤裸着双脚，跳到烧红的火炭堆里，蹦蹦跳跳翻滚，进行各种高难度表演。他们将烧红的铁链在手上传递，以火碳洗脸，在手中翻滚火球，以火之舞为族人祈求丰顺吉祥。下火海的仪式既包含了傈僳族九死一生报恩德世代不忘的情谊，也象征了他们经历磨难后的浴火重生。火舞结束，通红的火碳渐渐暗去，这也是勇士们为登刀山蓄力的时间。

浩日当空，山谷中立起由三十六把寒光闪闪的钢刀插在近20米高的栗树干而形成的刀杆，五色纸花在风中飞扬，锣鼓声中，巫师手捧蒿枝和纸符泡成的圣水，致敬各方神灵，再将圣水撒向即将勇闯刀山的勇士。音乐响起，勇

士饮尽杯中酒，踏上征途攀上刀山，第一个到达顶峰的勇士还将进行各种高难度表演，并口念吉言，祝福族人丰顺吉祥。穿着民族服装的族人唱起族歌“一只小雪鸡哟，翻雪山；风雪吹得它哟，不能前；从这座山到那座山，小雪鸡有勇气把他们翻……”

任何一个民族的特色文化，都有其来有自，或因特殊的生存环境或因经历的过往，是历史与环境在塑造着一个民族的性格，甚至形成一些与生俱来的遗传密码，傈僳族的性格基因里便写着和感恩、乐观、勇武。在傈僳族的阔时节、新米节里，还有敬狗的习俗，因为在他们的传说里是狗从玉帝那求了谷种带到人间。

时光如白驹过隙，在历史的单向道里再往前回溯，可知傈僳族为一个古老的民族，为北方古氏羌族后裔，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刀杆节为傈僳族和彝族共同的节日。有关栗族的史料记载，最早见于唐代樊绰所著的《蛮书》（也称《云南志》）：“栗粟两姓蛮”，属“乌蛮”集团的一支，当时过着自由自在的采集狩猎生活，族人勇猛矫健，信奉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12世纪以后，因不堪忍受封建领主奴役，开始逐波向西迁移至澜沧江东岸，16世纪中叶以后，又翻越碧罗雪山迁居怒江，还有一部分向南，沿高黎贡山脉迁至腾冲、保山、德宏等地。

生存环境的差异，使栗族的民间形成了多图腾文化，在敬万物有灵的信仰中，仅怒江地区过去就有虎、羊、蜂、鼠、猴、熊、雀、竹、荠菜、谷子等十几个氏族，他们的图腾就是他们氏族的名称。时光演变中，这些动植化渐渐化音，成为栗族人的姓氏，比如栗姓胡姓原是指图腾为虎的部落，而乌姓和雀姓其族群往往属于“鸟趴”，即所在部落崇拜凌空飞翔自由自在的鸟。

有清晰的历史可追忆的民族是幸福的，知道自己的身前来路、身后归途，心亦是安稳的，多少族群在被历史大刀阔斧的切割分化中，已经难以厘出一条属于自己祖祖辈辈的发展脉络，也难以追溯自己家族的历史，过往也便这样被时光风化成了沙粒。刀杆火海，傈僳族人用这种彪悍而惊人的方式纪念他们的历史和英雄，在载歌载舞且歌且饮中，民族大义自在心中，一个乐观向上、重情重义的民族也便千年传承不息，令人肃然起敬。